

百花洲文库

赵昌平校编

# 顾况诗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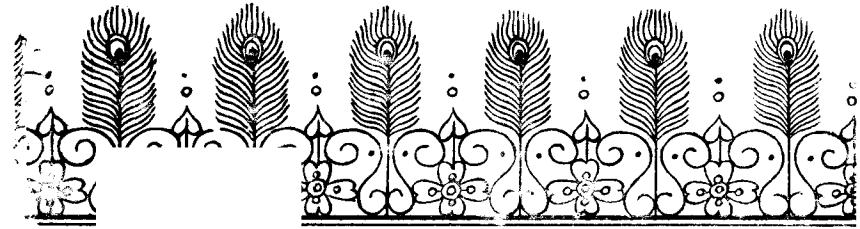
江西人民出版社

2.742

# 顧况詩集

(唐)顧况著

趙昌平校編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南昌

百花洲文库(第二辑)

顾况诗集

〔唐〕顾况著

赵昌平校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第四交通路铁道东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6 开本 4 $\frac{1}{9}$  印张 60 千字

1983年3月第1版 198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统一书号：10110·248 定价：0.37 元

---

## 前　　言

顾况，字逋翁，号华阳山人。苏州海盐（今浙江海盐县）人。约生于开元十五年（727），卒于元和十五年（820）后，享年九十四岁以上。

顾况早年居于句容云阳，三十岁前曾“求知新亭监，监在盐官海濒”，并以画者王默为师，“半年解绶，落笔有奇趣。”此后复定居海盐横山禅寂寺侧。至德二年，他三十岁，于江东侍郎李希言榜下进士及第。大历中曾于永嘉一带任江南某盐铁使属官。建中，贞元之际又任浙江东西节度使韩滉幕下判官。贞元三年春，韩滉卒后他返回故居，不久又由旧友李泌、柳浑推荐入至安，先后任校书郎、著作郎二职。顾况在朝“不能慕顺”，“傲毁朝列”，因此贞元五年李泌卒后不久即遭宪劾，贬为饶州司户参军。贞元九或十年秋，他在希望破灭、亲友凋零的情况下，结束了长期以来仕与隐的矛盾，去职归隐，此后即以句容茅山与海盐横山二故

居为中心、游于江浙皖一带。元和十五年三恪鄱公杨造卒，他有挽歌一首。此后的事迹就无从考见了。

顾况身历玄、肃、代、德、顺、宪六朝，而其主要的社会与创作活动则在大历至贞元期间。这一时期唐朝的社会状况与诗歌发展都处于一种交替时期，就社会状况而言，正介于“盛唐”与所谓“元和中兴”之际，为复兴唐王朝的种种努力促进了学术思想的活跃；就诗歌发展而言又处在李白、杜甫与元白、韩孟两个高峰之中，在停滞不前的表象下蕴育着变革的先机。顾况的诗歌理论与创作以其鲜明的个性特色，体现了这两个交替的时代特征。

这一时期唐诗发展存在有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乾元三年，元结编次《箧中集》，以反对“喜尚形似，拘限声病”为主旨。他的创作，实践了这一主张，强调诗歌的气骨、风力，从而继承了陈子昂以来的传统，但是元结及《箧中集》作者也同时发展了陈子昂的不足之处，他们的诗作质木无文，往往近于枯拙。大历末高仲武以大历十才子一派作者为主体编纂《中兴间气集》，标举“体状风雅，理致清新”。这一流派“洗刷开天旧藻，矫入省净一涂，命旨贵沈宛有含，写致取冷淡自送”，在创作实践上对六朝以来的“意表”，“理致”之说作出了积极的探索。然而“理致”之说兴起，诗歌风力

渐衰，他们的作品大多存在篇幅狭小，气格衰飒的通病。因此“风力”、“气骨”与“理致”、“意表”的矛盾已成为大历前后诗歌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矛盾，能否解决这个矛盾，达到二者的统一，是中唐诗歌能否“继盛唐而再盛”的一个重要课题。对此，许多诗人从理论与创作两方面进行了各自的探索。

“大抵文体十年一变”（顾况《陶君集序》），对于解决这一矛盾，顾况与同时以“古淡矫俗”的韦应物走着不尽相同的道路。从前面的生平简介可看到，顾况九十余年的漫长生涯，除贞元三至十年间的大约八年外，基本上是在江浙一带渡过的，这一生活经历对他的思想与创作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唐代江浙一带是崇尚自然的天师道与颇有离经叛道意味的佛教禅宗南宗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当时不但二教合流之迹甚显，且多为一班仕途不得志的文士所喜尚。顾况早年曾攻读于茅山元阳观，又曾从叔父虎丘僧七觉受佛经。中年时又与崇奉道教的李泌、柳浑“为人外之交”，晚年则受道箓于茅山，因此他在接受传统儒学的同时，受到了佛、道二教思想的深刻影响，从而表现出典型的“三教合一”的倾向。如果说以诗歌抨击现实的污浊，反抗权贵的压抑是当时中小地主阶级进步的知识分子的一般特点，那么吸取“三教合一”中的进步因素，

以狂放不羁之气，嬉笑怒骂，大胆地批判现实，據写不平就是顾况诗的鲜明的个性特征之一。清人查世灝称他为“孔门之狂者”，是颇有见地的。

三教合一思想不但是顾况政治哲学思想的指导，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美学、文学观点。顾况一方面接受了传统的“诗教说”，一方面又揉合了庄子的“天籁说”，禅宗的“机悟说”，并以“自然之文”这一点为契机将三者合而为一。在他看来诗歌“非徒文彩之丽”、而是“理乱之所经，王化之所兴”，而另一方面“废文则废天”，诗又应当讲求文彩，作者“白云依山，飞鸟不碍”，发乎至情，极乎“天籁”。这样才能达到“若有人衣薜荔而隐女萝……立意皆新，情思最切”的艺术境界。

与这种观点相联系，顾况对“明转出天然，慷慨吐清音”的吴楚民歌，比同时期的任何诗人都予以更多的重视，从中汲取营养以为变革、创新的借鉴。江浙一带本是吴歌的故乡，饶州之贬又使他进一步接受了“西曲歌”的熏陶，顾况诗歌的大胆奇特的想象，流朗自然的音声，化俗为奇的语言特色，古体诗与民歌体有机结合而形成的独特的诗体形式，如三、三、七句式的大量运用，对柏梁体，峄山碑铭体的改造等，都得力于此。这样他就将对正统文学中诗歌创作经验的批判继承与对民间诗歌的借鉴学习熔于一炉，形成一种变风，变雅的独特

风格，从而在解决大历前后诗歌的气骨，风力与意表，理致的矛盾中，作出了富于独创性的探索。

顾况诗歌对以后唐诗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历来论顾况都强调他《上古十三章》等作品对白居易现实主义诗歌的影响，指出这一点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够的。张为《诗人主客图》以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列顾况为升堂，而以奇奇怪怪著称的韩门弟子皇甫湜为《顾况诗集》序，又盛赞他“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胁，意外惊人语非寻常所能及。李白、杜甫已死，非君将谁与欵？”这两件相映成趣的史实正说明了顾况诗影响的复杂性。我们认为，除了现实主义的侧面外，如就诗歌发展的内在联系来看，顾况诗最重要的影响是在大历十才子诗风笼罩一时之际，以其前述独特的探索，创出一种狂放新奇而又真率自然的气格，一种旷野高远，幽而不冷的艺术境界。顾况诗歌的社会意义也不仅表现于他少数写实的作品之中，而更多地见于他大量的纵横不羁，独抒性情——表达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观感与苦闷的抒情之作中。因此如就放与新而言，顾况诗已预示了贞元元和间元白，韩孟二大诗派的共同特点；就真率、自然而而言，元白，韩孟两大派又从不同方面发展了顾况诗的特色：前者就其通俗坦易大而扬之，后者则即其以俗为奇又变本加厉。而就表现手法的总体而言，纵横不羁的顾况诗更接近于

从李白到韩愈这一系列。王闿运说“闾朝隐，顾况，卢仝，刘叉，韩愈之所羡也。”夏承焘先生曰“盖诗至玉川、逋翁，纵横奇诡，已非杜、韩所能牢笼”。二说甚妥。

狂者必放，必新，必奇；过放，过新，过奇则又常流于粗率或险怪。这是顾况诗歌最主要的弱点，就此而言顾况诗不但预示了元白，韩孟两诗派的优点，也先兆了他们的弱点，我们说顾况诗表现了唐诗发展两个高峰之间的时代特征，正由于此。

《顾况诗集》据皇甫湜序称有三十卷之富，然而《新唐书·艺文志》及晁公武《读书记》则俱称“集二十卷”，至陈振孙《书录解题》又称“集本十五卷，今止五卷，不全。”可见宋时顾况诗集初为二十卷，后减为十五卷，至南宋季世仅存五卷，然而即使此五卷本，今天也无由见到。

今存顾况诗集凡四本。《华阳真逸集》二卷，《顾况诗集》二卷，《顾华阳集》三卷又补遗一卷（诗文合集），《顾逋翁诗集》四卷。上述四本演变情况大体如下：

《华阳真逸集》与《顾况诗集》二本篇目，编次大略相同，仅后者少收上古十三章十一首。据考二本成书最早，当在南宋前。明朝万历年间顾况裔孙正卿在《真逸》本的基础上又裒合《文苑英华》，

《唐文粹》，《唐诗纪事》三书所录顾况诗与其文章合编为《顾华阳集》三卷。清代康熙年间席启寓纂《唐百名家诗集》有《顾逋翁诗集》四卷，悉录《顾华阳集》所载况诗，并从《乐府诗集》、《万首唐人绝句》，《御览集》，《又玄集》，《才调集》等书增入八十五首，并重新编次。稍后《全唐诗》又在此四卷基础上补入诗五首，分体隶于各卷之末，断句六则，隶于第四卷末，增补部分均采自各诗话，方志。此外《全唐诗》《补遗》又收顾况诗四首，《联句》部分录一首，《谐谑诗》部分录一首又一句。总计全唐诗共录顾况诗二百三十九首，联句一，断句七则。又考明胡震亨《唐音统鑑总目·丁鑑》载有顾况诗四卷。此本我们未能见到，然从《统鑑》乃《全唐诗》主要依据一点推测，胡氏所辑四卷当即为《顾逋翁诗集》的祖本。又至清乾隆癸巳年，顾况裔孙履成鉴于明本《顾华阳集》收录未赅，又纂《顾华阳集·补遗一卷》，附于原集之后，所录篇目除二诗，二句外，均取自《全唐诗》，这就是现在所能见到的《顾华阳集三卷·附补遗一卷》本。

我们这个校本是以《全唐诗·顾况诗》四卷（即《顾逋翁集》四卷）为基础加以整理的。除校订文字外，对作品真伪也作了初步甄别。四卷外可确定为顾况诗的均收入补遗部分。四卷中与其他各本

误作顾况诗的，均删除而作为附录置于卷末。此外还收录了部分有关顾况的传记资料与诗评，供读者参考。

### 赵昌平

## 目 录

前 言.....	( 1 )
顾况诗集卷一.....	( 1 )
顾况诗集卷二.....	( 33 )
顾况诗集卷三.....	( 63 )
顾况诗集卷四.....	( 81 )
顾况诗补遗.....	(119)

## 附 录

一 删汰诗.....	(125)
二 传记、集本资料.....	(127)
三 评论集录.....	(132)
四 校勘书目.....	(137)

# 顾况诗集卷一

---

## 琴歌

琴调秋些。胡风绕雪。峡泉声咽。佳人愁  
些。

## 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

### 上古一章

上古：愍农也。

遐哉上古，生弃与柱。句龙是生，乃有甫田。  
惟彼甫田，有万斯年。开利之源，无乃塞源。  
一廛亦官，百廛亦官，啬夫孔艰。浸兮暵兮，  
申有螽兮。惟馨祀是患，岂止馁与寒！啬

夫咨咨，耦盛苗衰。耕之耰之，襪襫锄犁，手胼足胝。水之蛭螟，吮喋我肌。我姑自思，胡不奋飞？东人利百，西人利百。有匪我心，胡为不易？河水活活，万人逐末，俾尔之愉悦兮！

〔校记〕

是生：《文粹》作“氏主”。

〔集评〕

徐献忠：补亡诸诗颇有流调可讽，然词旨不圆，终违机悟。（朱警《唐百家诗选》）

## 左 车 二 章

左车：凭险也。震为雷，兄长之。左，东方之师也。凭险不已，君子忧心，而作是诗。

左车有庆，万人犹病。曷可去之，于党孔盛。敏尔之生，胡为波进

左车有赫，万人毒螫。曷可去之，于党孔硕。敏尔之生，胡为草戚。

〔校记〕

序：《真逸》“左”作“在”，“师”作“详”，均误。

## 筑 城 二 章

筑城：刺临戎也。寺人临戎，以墓砖为城壁。

筑城登登，于以作固。咨尔寺兮，发郊外冢墓。死而无知，犹或不可。若其有知，惟上帝是憩。

筑城奕奕，于以固敌。咨尔寺兮，发郊外冢甓。死而无知，犹或不可。若其有知，惟上帝是谪。

## 持 斧 一 章

持斧：启戎士也。戎士伐松柏为蒸薪，孝子徘徊而作是诗。

持斧持斧，无翦我松柏兮。柏下之土，藏吾亲之体魄兮。

〔校记〕

“柏下”二句据《英华》，《真逸》，《况本》补。

## 十月之郊 一章

十月之郊：造公室也。君子居公室，当思布德行化焉。

十月之郊，群木肇生。阳潜地中，舒达勾萌。睠其蔚兮，不可以游息。乃煖葵藜，乃夷荆棘，乃繇彼曲直。匠氏度思，登斧以时。泽梁藂藂，无或夭枝。有巨根蒂，生混茫际，呼吸群籟。万人挥斤，坎坎有厉。陆迁水济，百力殚弊。审方面势，始博其制，作为公室。公室既成，御燥湿风日。栋之斯厚，榱之斯密。如翼于飞，如鳞栉比。缭以周墉，城以崇阶。俯而望之，矗与云齐。礧砆碱砆，藻井旋题。丹素之燥兮，椒桂之馥兮。高阁高阁，珠缀结络。金铺烂若，不集於鸟雀。绘事告毕，宾筵秩秩。乃命旨酒，乃鼓琴瑟。琴瑟在堂，莫不静谧。周环掩辟，仰不漏日。冬日严凝，言纳其阳，和风载升。夏日郁蒸，言用於阴，凉风飒兴。有匪君子，自贤不已。乃梦乘舟，乃梦乘车。梦人占之，更爽其居。炎炎则移，皎皎则亏。木实之繁兮，明年息枝。爰处若思，胡

# 宁不尔思！

## 〔校记〕

公室：凡“公室”，《真逸》皆误作“宫室”。

百力：“百”，《真逸》作“万”

面势：《真逸》、《文粹》作“回势”，《华阳》作“面执”。皆误。

其制：制《华阳》作至，误。

栉比：《华阳》作“比栉”。

礧砆：《华阳》作“礧砆”，误。

乃命旨酒，乃鼓琴瑟：原作“乃命旨酒琴瑟”，据《华阳》补“乃鼓”。

自贤：《真逸》误作“白贤”。

# 燕于巢一章

燕于巢，审日辰也。燕不以甲乙衔泥。

燕燕于巢，缀葺维戌。甲兮乙兮，不宜有謬。飞龙在天，云掩于斗。曷日于雨，乃曰庚午。彼日之差，亦孔斯丑。昔在羲和，湎淫不修。我筮我龟，莫我告繇。胤迺征之，彝伦九疇。君子授律，是祃是礪。三五不备，罔克攸遂。惠此蒸人，毋废尔事。尔莫我从，维来者是冀。

## 〔校记〕

“衔泥”：《文粹》无“衔”字。